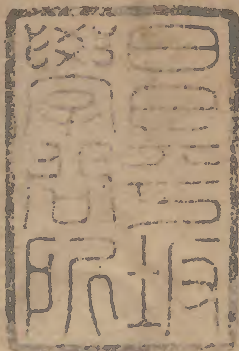


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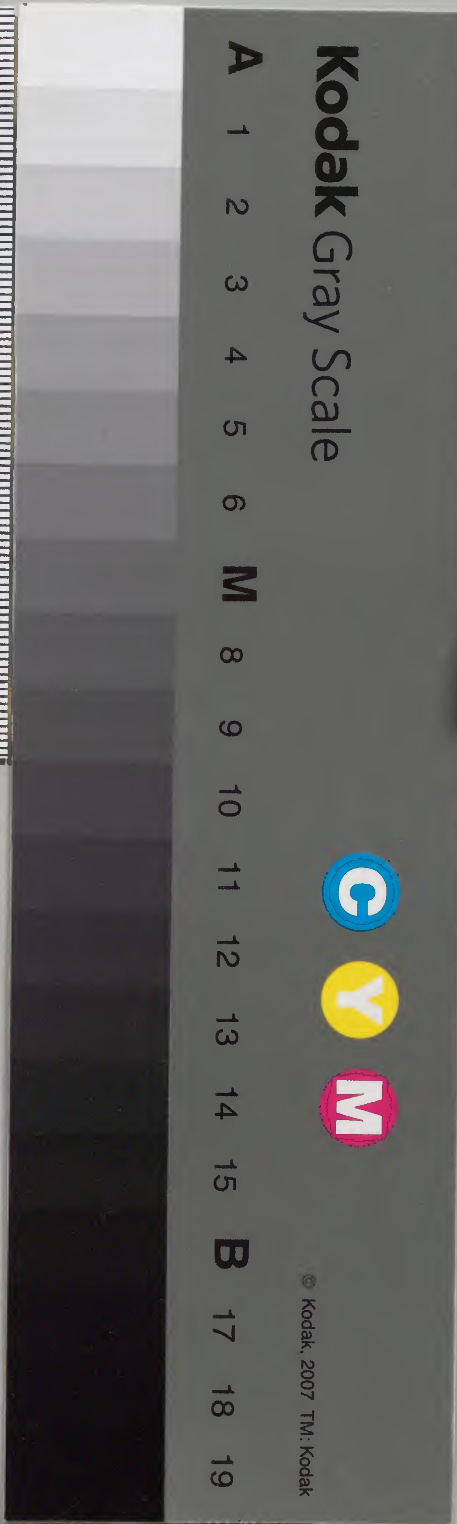
十之四



| | | | | | |
|---|---|---|---|---|---|
| | | | | 五 | 漢 |
| | | | | 三 | 書 |
| | | | | 六 | 門 |
| | | | | 四 | |
| 四 | 五 | 八 | 四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 三 | | 五 | 漢 |
| 八 | | 三 | 書 |
| 函 | | 六 | |
| 一 | 四 | 六 | |
| 六 | 冊 | 四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5304 |
| 冊數 | 4 (3) |
| 函號 | 308 196 |



程史卷第十 八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虚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顛想庶幾 慶曆 元祐之治曾文肅
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_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
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_{公望}聞而求 對面
請其故 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
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 豐 祐政事得失且曰

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 上意感格危
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
不當變且言臣讀 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 裕
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
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
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幡然亟召見
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
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 元
祐之詆謗今復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駸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
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謗終在疏奏 上益嚮
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
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卽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 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悅卽日 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鵬蓄
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

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 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
享上之論興漫淫及于良獄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祥益思江之
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
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
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譚亮國虛實
以暗 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邊臣不疑密以告 聞時兵釁已啓 詔許引接至

行都首言其二策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
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 國者喜之遂授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
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 朝辯舌泉涌廷臣
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鄂倅 隆
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
耜間左揆陳文正叅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
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爲虜間 國家
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

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
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
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
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
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
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遺
家訊則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闡闡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
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
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
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

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綬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

顧茲全蜀久賴綬撫雖二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費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綬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

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湏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

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及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 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綏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綏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

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之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國

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艸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艸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

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
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
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
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
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
堦賞給爲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堦銀絹而後可
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
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
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堦銀絹始能
破賊也 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
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卽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
闕誤兼魚關籬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
任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
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
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
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
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
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

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
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主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
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
銀絹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重賞

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
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
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
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
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
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
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
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效

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綬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綬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季令長交事置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隤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

德平僭偽雖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雋功

欲拔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誌奉遂斥

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察察或謂

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

暫輟役驛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之許胡

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

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

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餽漿公庖繼肉
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間間于于以啗於文士論大愜
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决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
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
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恭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邑注
無沛决之義惟它有需字乃從雨爲可疑衆曰是闕
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
直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
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

是試者用需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
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
字廷中大誼侵不可制諫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
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
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
物色爲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旣拆號例宴主司
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
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考史牒未有以雷爲田者揖者不服撐拒膝口俄一綠衣叅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歛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肥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爲郡士所使錄優而誥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旣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 嘉定壬申忠定之子 崇憲 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 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
 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 朝廷以為狂復 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
 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
 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
 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
 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 孝
 皇誦之謫其一銘書于 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終

程史卷第十一

入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中事謫黔南道間作竹
 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
 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二驛是皇州浮雲一
 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
 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
 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

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
 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
 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
 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
 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
 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命輕人鮓
 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
 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
 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翺舞
 胷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
 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
 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為人携入京鬻于相國
 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
 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
 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一時網羅之味益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任亦得
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
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
僞學婺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
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
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
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

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
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闥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上不以爲然言者
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
公上表 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
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
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
四朝逮事 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 孝廟復久
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
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興念於元

僚亦屢分於閩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
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
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
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媿積中無階
報 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
而知免初當路日漫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
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 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
灑然消釋既而 東朝奉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

者當制 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
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 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 重闈而濡浹於慶施申念
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
屬外親之詣闕枉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間矧
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漸
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褒贈
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据案作色洫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
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

趣訖其罪使去 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船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

綿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聲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七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灑以薺露散以水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匱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

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
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
大之凡用鈺鋌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
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狃于朝船司以
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窄堵波
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纍而增之
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
其中而圓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
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嘶
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深時爲
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
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
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
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
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旣得之伺天大風
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
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
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阜無遺珠璣香貝狼
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厓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

紘之議殆遍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 元豐 上巳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

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宜獻
听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
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目錄一書本 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

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 元祐史牒蔡元度

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 建中靖國初曾文

肅布王 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確為右

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

史而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郡尋謫合浦

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直辯其所紀載猶未

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

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

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 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

彙獄徙通州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 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 崇寧既建辟廱 詔以荆公封舒王

配享宣聖廟肇朔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畧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

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

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
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
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
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
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
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
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
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
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
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敘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去捨填
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
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 王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 奏有 旨陳
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
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存申尚書省於

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
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
載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
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
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
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
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
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
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
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
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

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
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
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
荆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
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美牆
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
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
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
此因若...

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
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欵其門者百
數闢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臥奮然起曰是當
作卽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
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
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
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
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
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
 以為然 南渡捨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
 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又 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
 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
 編修官胡銓 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 天子從而褒贈
 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
 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 沆沖 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賓
 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彌 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
 而謚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為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
 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不敢專亦
 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即縣
 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
 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
 風而興起得無幙休烈揚顯光者邪汝厦用意遠矣
 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
 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齊配其間尚可
 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相以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
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
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講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
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二十三別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擬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

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

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聞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

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有所聞于 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
 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
 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
 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
 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某
 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 孝宗初政 召對寤
 合 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
 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
 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去 乾道六年再 召對便殿 上又留之
 不可乃 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二
 其再 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之
 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
 士陳剛中二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
 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
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

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檜猶目力竟什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
餽食中寘肉笑屬一以爲信母忘旣入獄月餘無所
問亶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閤屋仰
絘之使視椽椳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
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屬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旣而獄吏皆來

賀卽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
微聞當路意汾旣繫斯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
不敢明言忽外間報 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
喘臥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
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
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蹙頃刻之間
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
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
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

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
 二十年興縉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美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伯家在天台
 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紀
 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
 貨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

祖謙

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

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
 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
 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
 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
 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弟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
 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
 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
 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

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道我引數而力爭豈其
於無事之時而已懷馱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
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
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
邪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
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
成就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
來之難持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

嫠人書曰諸君子聚頭廬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世
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
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
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
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

善咋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卽逸去購求竟不獲又噫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腩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旣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日月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他日余間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爲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猶犬類也夜習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覆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教于

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卽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而爲他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夙導繩通中急趨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

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卽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益 徽祖始 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馱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子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劒釐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壽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為稱嘗自為記曰子真子三十居乃得此山負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撥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疆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

疊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
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厮役例霑賞典曰隨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
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醜賞累
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 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
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
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疊疊論事敢於廟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 東宮春坊陳
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於酒兄良顯訴陳女利
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

大理左右有為之地者 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
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 國法為 子
孫萬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覲援有起廢意
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系 聖德後大臣或指二
言之切為賣直 上不聽 諭少融曰 朕自喜給
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王謙仲蘭丞宗正進
對曰今日不欺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強禦馴致大
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京阿封卽墨之風焉至今士
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為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賊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爲德安守粗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敢爲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枘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臥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旣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汝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忍抑老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泚鯨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坼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

兩傍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者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祗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儼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下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旣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 中都有參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闌市灣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皦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

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浚父
張栻祖

張賢良君悅

咸

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

紹聖初再

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嫩馳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條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奇岫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參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入禁籞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

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
 此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
 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
 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
 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
 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
 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
 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
 掇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之十二 終

程史卷之十三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范碑詩跋

趙履常 崇憲 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

後見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 禹績 之六世祖若著倅

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

二子滋滂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

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

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

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

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一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篇爲四明制屬携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闔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勾竒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旣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疇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非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日毀鑿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

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鷄毛
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胸蟠萬
卷老癯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
千金不當隲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
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
不幸爲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
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弔此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後
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諸能
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

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樓戍樓拾遺不逢東道王
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煙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
窟老色上面懼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
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
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
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什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
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爲
好刻此書禪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
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

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旣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

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
 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驚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
 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蹈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
 以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美天綱西
 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艸乘時起陸梁當
 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
 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
 無管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
 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
 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

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
本綿綿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
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
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
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
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

俯察方儀靜賸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
簡編譌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
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
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表領丹青著明
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
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
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
爲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敘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
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
反淪器擾擾胡爲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
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耆灸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
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
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
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
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
毘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
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馳騁今
古剗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

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辯晚學恨不得撰杖屨以
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
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
人姓名陳之 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
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廼常所爲文文肅之子紆適
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 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
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爲意文肅偶入黷舍見
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

特沾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
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二
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批任有小醜集行於世後
又有淵聖升遐疏文二道

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 高皇淵嘿雷

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

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
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
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

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
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
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
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

流言父子至於

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
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
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
有關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
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王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
止於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王之
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
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招致於妖言
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
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間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贖睿謀故聖王念
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

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
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
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卽大符於
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
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
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備願言彈擊
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
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
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
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
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諛語諒非方正
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 上
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 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
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
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窺制作
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

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瓌餘
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
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
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
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
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
之銘文歲月皆昭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
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
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
將貢之 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信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
覺葉意知其有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
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
嫩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
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
朝爲 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
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
爲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

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醅頓損值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媿隨輒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書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醮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卽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益卽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愆愆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

閱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
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
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
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顏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
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終

程史卷第十四 五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 徽祖朝名重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
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 上使人諭意以將
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
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
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
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
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

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卽
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辯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
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
爲元祐淺見單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
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
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秦州鄒道
鄉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
恩地邪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
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媿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爲
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
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
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
之凜凜有生氣余卅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
足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
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
則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
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
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
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
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 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 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 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 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効漸見所以誤我 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

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置竭而恬不息置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 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 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

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
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
疆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
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
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
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
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
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
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
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

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 東朝所以尊 人主
而抑外家也 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
開悟則瓘得牽復 人主察孤臣之盡忠 欽聖知
忠言之有補 母慈 子孝 主聖臣直此 國家
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 欽聖納忠之美未
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
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
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
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 主上念
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

厚穰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
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
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穰不敢供要職重取煩
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
表蓋與此互見始末讐諛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
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滌瀕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
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
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

憲節來治于夔趨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
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
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
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
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
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
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臥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
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
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
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與往來迂玉趾笑

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劇蕩
斷岍奔峰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祗此細石吹不
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夙夙何
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之歛袂
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
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蟬蟻漢大將軍親閱
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羌茸茸落
牙齧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
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
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
獼猴坐御床孰眎天王出居汜旣不能蹠穿膝暴秦
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
地淋漓流腦髓羨它安晉溫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蠡
八年嫪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
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請委二廣二矩
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
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
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爲前距狄笑之制
勝於茲亮其豈爾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

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辰可憐阿伾財女
子而我未刷邦家恥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
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爲於此
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泗 陛下
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
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太癡絕
垂死尚持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聞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
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
風奇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廼翁醉醒聊作竹
枝曲乞與欵乃歌巴童喻三峽人 靖康初爲祠部
外郎僞楚之僭集議秘省簪弁恒習喻獨捫其郝曰
此豈易屈者哉卽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
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 光祖實序
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總司緡
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前宣臺檄余往
時鏖旗采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

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
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
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
獨餘軍學宣聖一殿歸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溫父
廷玉方病臥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
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舷幾入水
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
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而高城不甃址以
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爲廳事後有屋三楹
榜曰金蘭堂方積筭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
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
衙宇耳虜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
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旣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爲之潛然間有依於馬首以南然不可勝
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
餉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
之人曰莫給飯二盂沃以炊湯多棄之道復負重暑
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磬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
近地多督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憇馬一汲輒得文身

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喝甚不復能勺
徒勺酒烹鷄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
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爲錄曰北征
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
不懾者爲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爲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
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
門中爲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
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

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黧淡如暈錦正
今和州土碼腦也和之產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
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
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
出隱柱而觀燁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爲余言唐
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
龜趺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
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
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
或謂影之見爲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聞郭

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墜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棄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二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雝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艸以侵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自蘄縣歸入城少

憇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
屋者皆築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字董者
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釁端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
者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
之命乎倬憮然領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
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
也柰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自永寧使
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
忘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虜既得俊邁折箭爲
誓啓門以出二將猶剿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
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
揚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
文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
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他日 朝廷欲勿
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
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
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
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
聞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

湘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
 卽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
 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寃丘樞訊
 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
 倬之弟僕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
 知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
 曰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
 地不如姑已僕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
 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市從
 者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

匿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
 揚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
 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
 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僕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没入之僕
 蓋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
 康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卽出兵於艱難
 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
 一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
 日課履一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楚

三十三
琴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
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賊罪兼旬而竟
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
俊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道莫可
致詰倪倬僕皆棗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
盈溢進不知量墮其家聲云

程忠文公

十四終

